

〔清〕潘仕成 輯

海山仙館叢書

貳拾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清〕潘仕成輯

# 海山仙館叢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茗溪漁隱曰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詞自國初時卽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繫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譜乃云耆卿作傾杯秋景一闕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說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

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仕德  
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茗溪漁隱曰  
回仙嘗有詞云黃梁猶未熟夢驚殘尙用枕中記故事  
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  
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  
既可笑亦可歎也

神仙雜記

許彥周詩話云唐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  
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

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  
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道人綴  
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道人指清遠前哲謂魯公也其後  
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邪鬼邪則不必問然僕獨  
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晚川之陰步上仙之岸山川共澄  
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翳欲歸青松忽滑半嗚呼借使非  
神仙亦一才鬼也

高道傳云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游  
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

之而不與之通道士曰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  
飲之惟唱感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  
落然人未之曉但呼爲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  
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尙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  
戶窺之見燈燭綵繡筵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  
二青童應侍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  
其戶曰光庭識量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然不  
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  
辱勤奉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

設致於前牒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  
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啟戶光庭欣然而  
入但空室而已

山谷云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於方外發迹游名  
山數見異人場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爲  
國師三十年楊氏未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  
存焉順德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  
安太守乃于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房  
問政之名或得于此若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



十許里岩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  
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間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  
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舟罷枕浸星宮咒水閑  
草暗碧壇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成錢甲毛猶綠  
鶴化鸞翎頂更丹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還  
筇枝健拄菖蒲節筍幘高簪玳瑁斑新隱漸聞侵月窟  
舊隣猶說枕沙灣黃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掛白鷗  
海上使頻青鳥點篋中藏久白驢頑手疎俗禮慵非傲  
肘後靈方秘不慳寶錄匣垂金縷帶絳囊條鑲玉連環



常尋吳穴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百蠻容易煮銀供客用  
辛勤栽果與猿攀靜張棋局鋪還打默考仙經補又刪  
床並葛鞋寒兔伏窓橫檉几老龍跽溪童乞火朝敲竹  
山鬼聽琴夜撼櫬花氣薰心香馥馥澗聲聆耳響潺潺  
高墳自掩浮生骨短晷難凋不死顏蚤晚重逢蕭塢客  
願隨芝蓋出塵寰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  
所用事多出師道本傳  
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  
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

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  
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  
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見師道  
持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  
門下遂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  
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眼曰不復煩汝步自戟  
門至金雁橋下跌坐而逝焚之城中人見烟焰上渺渺  
焉有一陳道士也  
復齋漫錄云李定記宣和中太學士人飲于任氏酒肆

忽有一婦人粧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  
右手執拍板乃鐵爲之唱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  
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恨蹙山青諸公怪  
其辭異卽問之曰此何辭也答曰此上清蔡真人法駕  
道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游人  
間見諸公飲酒求一杯之適耳遂與一杯飲畢而去諸  
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茗溪漁隱曰夷堅志所記與此  
小異此仍少詞一半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周貫白言膠東人常稱木雁子善屬文游

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衲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棲止張生爲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臥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果卿往按之貫身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于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

周翁凌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  
所著華陽三篇坐卧不離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  
而觀之純臣稱其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  
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衫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  
極光陰不記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記之互有不同

復齋漫錄云熙寧中王廸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  
道人來磨鏡因俛廸自照乃自星冠羽帔縹緲見鏡中  
廸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悞念墮此勉自修行勿  
淪苦海旣去廸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

郡寮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  
詩雖非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去青  
衫從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躬烹玉  
兔山前藥花看金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  
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文昌雜錄云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偃不能  
仰視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爲酒  
貲書生曰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  
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背偃書生曰不幸遇此疾無如



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向東以新汲水  
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  
轉于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  
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復齋漫錄云高尙處士劉臯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  
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  
中人不能作此言也

鬼詩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徐通判李絢有子年十七八不善



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聞研光  
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中舍問  
其研光帽事白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  
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見  
汝陽王璿明皇愛之每隨游幸璿常戴研絹帽子打曲  
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  
落墜上大笑此事與前極相類

見聞錄云呂中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解字中  
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厨

間與羣婢爲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以爲怪公呼問之卽下堦拜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禍公亦置而不問嘗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妊羣婢戲之自云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